

第128章 刘邓挥师驰骋于江淮河汉 巧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

兵不血刃渡黄河

仲夏之夜。

从濮城至东阿间 300 里的黄河水，正奔腾不息，打着漩涡哗哗啦啦由西向东流淌。夜，安谧静寂，星垂平野，月涌中流，河边只有芦苇与菖蒲叶子，在夜风吹动下轻轻作响。在夜色苍茫中，黄河船工从芦苇深处推出一只只平头木船，邓小平政委敏捷地跳上船去，然后又扭过头来，帮助两名卫士把刘伯承司令员也拉上木船，两位野战大军的主帅，意气风发地并肩站在船头上，船像脱弦利箭，向黄河南岸急驶而去……

这是 1947 年 6 月 30 日晚，刘伯承与邓小平两位主帅指挥 12 万野战大军突破黄河天险，开始战略反攻的情景。湍急的河水激起的浪花拍打着船舷，桨橹发出单调的节拍。邓政委

解开自己胸前的钮扣，让和畅的薰风吹拂着他宽阔的胸膛。

“……什么足抵‘四十万大军’的黄河防线？”夜风掀动着邓政委的衣襟，他把双手插在自己腰间，对身边的司令员说，“这不是一枪未发，就踩在我们的脚底下了吗！”

“是啊，是啊！”刘司令员用手推了推自己的玳瑁框眼镜，非常赞同地说，“不明修栈道，怎么能暗渡陈仓呢！这就叫‘临晋设疑，夏阳渡军’嘛！”两位首长谈笑风生，相视而笑。面对此情此景，再听着两位首长的一对一答，伫立在刘、邓身后的指挥部人员，个个露出惊喜之色。谁都知道，国民党报纸和中央社差不多天天都在吹嘘，黄河是足抵“四十万大军”的天然防线，是东方的“马其诺”！就连站在刘、邓身后的参谋们和随从人员都处在惊疑之中，难道这号称颠扑不破的防线，就这样突破了吗？敌人的河防部队在哪里？为什么这样风平浪静，为什么敌人竟一枪不发？在首长身边的工作人员，对刘、邓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精湛高明的军事指挥艺术，无不折腰服膺，打心眼儿里佩服，都觉得这是个学习刘邓军事指挥实践的最好机会。

这是解放战争已进入第二个年头的事了。国民党把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被迫改为重点进攻，敌人分别把二十多万的兵力压在陕北战场上；又调四十多万重兵放在华东战场上。刘邓把这种形势，称作是一只大哑铃，两头沉，中间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刘邓大军实施中央突破、展开战略进攻的方针，以打破敌人的重点进攻。至于何时行动，如何突破黄河天险，一切由刘邓决定。

在渡河之前，刘邓把野战大军中的 12 万精兵，盘弓挽马地放在自己身边，让这 12 万人纹丝儿不动。却让太行、冀南

军区部队，在豫北发起攻势，跟敌人打得难解难分，又令豫皖苏军区部队向开封地区佯攻，以转移敌人视线，刘邓则在自己的指挥位置上，夜以继日地工作着……

指挥部设在一间典型的农民住房里，黄泥巴墙，苫着茅草顶，房间不大，四周墙上钉满作战地图，中间摆着两张对接的八仙桌，桌上铺着黄呢军毯，邓政委坐在桌边，一边看着地图，一边抽烟。面前一只粗瓷碟已堆满了烟蒂，有人把它移开，新放上一只小碟，又扔进两三个烟蒂。刘司令员把双手插在腰间赭色皮带中，围着呢毯方桌在踱步。参谋长李达在屋角手执耳机，接听冀南、豫皖苏军区报告战况。

“……给我打，要狠狠地打！”邓政委用力在瓷碟中拧熄一支香烟，只听他对野战军参谋长命令着：“要向敌人平汉路据点、陇海路据点进攻。”

“打开封、打安阳……”刘司令员补充着，下着命令，“要敢打敢拚！”

当时，人们迷惑不解，谁都知道刘邓指挥着几十万大军，但在身边的 12 万精兵是他们的铁拳头，把这样精锐之师蛰伏在身边，而要两支地方军打交通线，攻据点，连指挥部的参谋人员都有些迷惑不解；敌人郑州前线指挥部和他的智囊团更蒙在鼓里。连敌军前线发言人都说，刘邓军队已溃不成军，不堪一击，最近他们可能向西逃窜，不是回豫西，就是回晋东，目前他们正为退却而清扫道路，云云。敌人的河防部队听到前线发言人这样说，既然刘邓军队向西南运动，黄河完全可以不设防了。在滩头阵地守防，自然没有回县城睡觉舒服。所以，在我刘邓渡河军队地点的正面，虽有两个师敌人扼守河防，因为听说“共军要西窜”，虽挖有滩头阵地，但根

本不进入阵地，而是把河防部队撤出几十里，在县城休息。当刘邓全军渡河完毕，敌河防部队才从梦中惊醒……

“怎么样？难道这不有些像我国有名的传统战法？临晋设疑，夏阳渡军？”刘伯承不仅是著名军事指挥家，而且是造诣很深的军事教育家，他这样说着，就对身边的参谋、随从人员讲了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公元前二百多年，汉、魏在黄河边上交兵，刘邦以韩信为左丞相，举兵攻魏。魏王豹把自己的主力部队部署在黄河东岸的蒲坂，企图封锁黄河渡口临晋关，阻遏汉军渡河。于是，韩信声东击西、避实击虚，故意把战船集中起来，摆出个要在临晋渡河的架势，暗中却调遣精兵，出其不意，在夏阳用简便工具木罌缶渡军，突然出现于敌后，连魏王豹也做了俘虏。司令员把话题由讲古引到现实。他说：“我们让冀南、豫皖苏两支部队打得非常热闹，我们好从中举事！”

“这就叫示形作战嘛！”邓政委一向讲话言简意赅，许多深奥的战理，他是一语道破：“示形于西，而击于东，迷盲敌人，趁机进取！”

他们刚说到这儿，从西南方向朝着济南、沿着黄河飞过来两架飞机，敌机一边飞，一边扔下照明弹，降落伞吊着五颜六色的彩灯，把夜空点缀得十分美丽……

“敌人是怕我们渡河寂寞，还特地点亮天灯，”邓政委平时严肃，不苟言笑，这时却十分兴奋地对司令员说，“敌机还是一侦察、二报告，不等叫来轰炸机，我们全军渡河完毕！”

敌机果然只撒照明弹，根本不扫射，解放军行动神速，飞快渡过了黄河……

摩利达克斯之剑

国民党的作战厅厅长拿着“空侦”报告，来到南京黄埔路“总统”官邸。

在官邸香气四溢、华灯初上的玫瑰园里，蒋介石正欢宴回国述职的美国司徒雷登大使。宴会上觥筹交错，灯红酒绿，江浙美酿佳肴的香气，伴着玫瑰园的清馨，在草坪上飘散着。在蒋介石面前摆的只是一副象牙箸子、一杯矿泉水，他身边是那位温文尔雅的司徒雷登先生。当国民党作战厅长拿着“空侦”电报，踏着花荫走到蒋介石身后，把刘邓大军突过黄河的消息告诉了蒋介石，蒋介石不啻是听到一声炸雷，牙箸落在桌上，两眼发呆，半晌说不出话来。当他把从作战厅厅长手中接过的报告，传给了司徒雷登，司徒雷登一反平时翩翩绅士的高雅风度，大惊失色地“哦”了一声，惊叫着说：“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是惊人的事件！有重兵驻守，不亚于法国的‘马其诺防线’被攻破，你们花着每月平均 3000 万银元的美援军费，使用着世界上头等的美械装备，共军竟然一枪未发，突破足抵‘四十万大军’的国军防线，国军力量，日见势微！”

“大使先生，”蒋介石竭力地掩饰着内心的惶恐和尴尬，他定了定神儿，说，“你听我解释……”

“我不想听你解释。”大使武断地摇了摇头，像是杂货商摇自己的货郎鼓。他说：“你找魏德迈将军去作解释吧，他做

为美国总统的特别代表，最近要来华考察军事，阁下需要解释什么，就向他解释好了。”

“大使先生请放心！”蒋介石对司徒雷登说，“我将亲赴前线，采取一切手段，把刘邓部逐回黄河以北，或者就地消灭他们。”

“愿上帝与你同在！”司徒雷登像在念祷词，然后站起身来，抿了抿鬓角，“魏德迈先生来华，你可以找他谈谈。”

刘邓大军渡河成功，蒋介石集团惊恐万状。蒋介石不顾起码的礼仪，他不打算在南京坐等美国总统特别代表的到来，而是乘飞机飞到郑州前线。他走下飞机舷梯，对机场鹄立多时的国民党前线将领环顾了一圈，便一头钻进一辆特地为他预备的高级“别克”轿车中，赶往郑州“剿总”作战厅，没顾得喘一口气，便俯首在鲁南战场的沙盘上……

“对付刘邓，可不像别人想象得那么简单！”蒋介石在南京受了“大使”的奚落，不得不自我解嘲。顾祝同虽自称半拉子军事家，对上党、平汉战役的教训，却从来不肯忘记。就连曾在台儿庄作战博得虚名的国民党将军孙连仲，一提上党、平汉就谈虎色变。在台儿庄据他说跟日军打过平手，在平汉线他可甘拜了下风。这位原十一战区司令长官，这时听了蒋介石的这句话，只有暗自点点头。只听蒋介石稍稍提高了点儿声气问：“怎么把刘邓部再赶回黄河彼岸，你们有什么高见？！”

国民党将领在作战大厅，环立如堵，但谁也没有放声。蒋介石看着顾祝同，顾祝同十分惶恐：“校长的想法，就是学生的想法。”

蒋介石停在刘峙面前。这位人称“福将”——把身体保

养得十分出色的“败军之将”，对蒋介石是诚惶诚恐，见蒋介石眼光逼视着他，他连忙说：“领袖的打算，也是我们的打算。”

蒋介石见人们都不敢多说，不禁勃然大怒，一肚子怨气，到这时才发泄出来：“嗯，嗯，饭桶、乏货，银样蜡枪头！几个师的兵力，凭借黄河天险，一枪未开，被共军抢渡！这是失职，应送军事法庭受审判！”

大厅里鸦雀无声，谁都不敢动一动。国民党许多达贵显赫如刘峙、孙连仲、王敬久、王仲廉、胡璉、邱清泉、孙元良等都面面相觑，连粗气也不敢出。

蒋介石见部下不敢多说，率尔宣布命令：“我命令由王敬久、王仲廉两集团军并肩作战，蝉联进攻，以五十五师守郛城，以六十三师之一五二旅占定陶；吸引刘邓屯兵城下；以整三十二师、六十六师、七十师共 10 个旅之众，齐头并进，消灭刘邓部于黄河南岸，或逼其逃过河去！”

蒋介石一声令下，王敬久、王仲廉连夜离开郑州行营，调兵遣将，准备大显身手。

在行营，蒋介石大声吩咐他的侍卫长：“叫侯腾、郑介民连夜来见我！”

侍卫长要通了国防部二厅主管情报的厅长侯腾，同时电话也要通了保密局负责人郑介民的电话……

一辆油光锃亮的“雪佛莱”轿车里坐着二厅厅长侯腾、保密局长郑介民。侯、郑听侍卫长口气，老头子脾气十分火爆，已连续骂了好几名主官，侍卫长要他们特别当心。侯、郑自知情势不好，从上飞机起直到换上汽车，心中一直在打鼓。

“……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对，对青天而股战，望苍穹而寒栗，不知何时，大祸之将临……”侯腾十分坦率地对郑介民说出自己的心情，战场上连连失利，蒋介石一直骂侯腾情报不准，有时侯腾被骂得狗血淋头，心想要不是自己沾着脖子下面“梅花”将星领章的光，恐怕也早跟侍卫长一样挨上了嘴巴。真是伴君如伴虎呵！想到这里，他对车上同伴说：“我老觉得头上悬着把无形的利剑，不知什么时候它会落下来……”

“我也有同感！”郑介民毫不隐晦地赞同侯腾的话，“头上是有一把锋利的剑，早就悬在那里！叫摩利达克斯之剑！”郑介民一语道破，侯腾连连点头称是……

在希腊神话中，传说着摩利达克斯之剑的故事。这个故事说，叙拉古暴君迪奥尼修斯一世，要人用一根马尾，把一柄利剑悬挂在廷臣摩利达克斯头顶上，以示君王多危。

“这柄利剑不能总在我们头上悬着呵，”侯腾居心叵测，对特务头子郑介民说：“应该掷向共方，挂在他们头上！”

“恐怕老头子找我们，也是这个意思。”郑介民诡谲地说道：“你的黄河险情情报，搞得怎么样了？”侯、郑两人，提心吊胆，有一问没一答地见到了蒋介石。

“戴雨农生前常说，在战场上拿不到的东西，想办法用别的方法拿到它。”蒋介石在戴笠死后，常爱重复戴笠的一句话：党国有两个轮子，一个是公开战线——军队；一个是秘密战线——特工。现在，蒋介石在说过戴笠的这句话后，问侯腾：“黄河险情怎么样？水位怎样，尤其鲁西南一带河堤情况……”

侯腾一一作了汇报，然后蒋介石对郑介民吩咐：“重赏之

下，必有勇夫！多派高手，进入共军驻地，由空军配合，直接对他们主帅行动，5万元大洋，这是赏格！”

于是，侯腾离开作战厅时，知道老头子决心要用“黄河战略”消灭刘邓大军；而郑介民亲耳听到蒋介石许诺以“5万元”重赏，对共军主帅采取行动……

侯腾根据蒋介石面谕制订了“黄河战略”计划。香饵之下，必有死鱼。想获重赏的几个特别行动小组出动了。侯腾与郑介民颇为得意，他俩合计，把他们这次整个行动计划，叫做“摩利达克斯之剑”行动……

蒋介石的内战战车的另一个车轮是他们的军事行动。当“二王”带着10个旅之众，来到郾城、巨野、定陶，准备死守，吸引刘邓攻城，便于拊其侧背；右路从巨野东南到金乡西北摆了一字长蛇阵，企图逼刘邓背水而战。

“这不是什么常山之蛇，名曰率然，击其头则尾至，击其尾则头至；击腰则首尾并至。”刘伯承司令员靠着两副眼镜替换使用，再手持高倍数放大镜才能看清1:50000军用图上比针鼻还小的字，他审视着敌人的兵力部署，对邓政委说：“你看，敌人这是一字死蛇阵，首尾不顾，尾大不掉！”

“此时不打，还待何时？！”邓政委当机立断，与司令员一起定下决心：“打！”

司令员、政委一起俯在地图上，过黄河后的一场激战打响了。刘邓大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经28天作战，歼敌9个旅……

国民党军的名牌，如颇有名气的六十六师，在这次战役中，不仅被消灭得干干净净，连师长宋瑞珂也作了俘虏。蒋介石9个旅被歼使他如丧考妣。于是采纳了侯腾、郑介民

的方案。“摩里达克斯之剑”行动加速实施着。

蒋介石要二厅和保密局把“摩”号行动补充完臻，这个计划本身就是针对刘邓主帅采取行动，并企图捣毁野战军指挥部；再一步把跨过黄河的 12 万精兵，统统消灭或赶回黄河以北。

蒋介石尽管算盘打得很好，但其算盘珠往往是靠解放军高级指挥员来拨动。侯腾、郑介民派出几个特别行动小组，在偷越防线时，已被解放军捕获，纷纷落网。只有一个小组几经周折和挣扎进入野战大军指挥部刘邓驻地——丁官屯。敌特毕竟是些视觉嗅觉灵敏、训练有素的鹰犬式人物，他们靠蛛丝马迹判断情况。当见丁官屯一家大院中，有一捆木柱般粗的电线，从院中拉出，拉向四面八方时，这些“鹰犬”肯定，这儿就是野战军指挥部，当他们刚在指挥部大院不远的地方，暗中摆下丁字型布板，一架“黑寡妇”敌机跟踪而至，只转了半个圈子，朝着丁字型布板，投下弹来……一弹命中后墙，把刘邓指挥部作战室震塌半间，一架电台也炸毁。但刘邓首长安全无恙。因为在刘邓首长身边工作的都是些智勇兼备、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工作人员，他们见“黑寡妇”轰炸机只转半圈就要俯冲，拉起刘邓首长奔离了大院，几乎刚离屋不久，弹投下来了。见这些飞机来得蹊跷，有人连忙抓起了敌人摆下的目标，等敌轰炸机群再飞来，已失去了目标，只能狂轰滥炸了。

敌人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解放军自渡河以来，天空像哭孩儿脸，一天未晴过，整日哗哗啦啦下雨，直下得鲁西南一带河平沟满，黄河平槽。地里庄稼被水淹倒，平地水深三尺。巨野、菏泽间本来地势低洼，不少地方黄河河堤高过房

顶，一旦河堤决口，沿岸数百万人民将葬身鱼腹，看着这种情势，刘邓首长心情万分焦急。

雨下得更大了，蒋介石心中一阵窃喜。因为兵借水势，只要炸开一段黄河堤，学一个水淹七军的故事，让黄河来归故道，即使不能把刘邓大军全部葬入水底，等他们从水中爬出来，黄河已经改道，他们又在黄河以北了，这就是蒋介石要侯、郑等人完善的“摩”号行动第二方案。

消灭刘邓大军总部行动告吹，“摩”号行动第二方案开始执行。蒋介石命令空军连续侦察黄河水情，并由他亲自掌握炸堤行动。蒋介石只要下一声命令，炸堤飞机立即起飞……装满炸弹的飞机，只要蒋介石把手一挥，鲁西南一带，尤其是巨野、菏泽间便会变成一片汪洋大海……

“……真是忧心如焚呵！”刘伯承司令员叫人搬来一把柳圈太师椅，坐在指挥正屋门口，望着院子里的瓢泼大雨，他心情十分焦急，“常言说得好，兵来将挡，水来土屯！这黄河要决堤，土能屯住吗？”

屋外下大雨，屋里下小雨。鲁西南的茅草屋，没有几间能顶住这么大的雨，指挥部作战室屋里盆平缸满，满屋地下足有半尺来深积水，邓小平政委连裤脚也不挽，踏着半尺深积水，在屋里边抽烟边踱步。

新华社前线分社记者拿着“中央社”两则电讯走进屋子，邓政委只朝第一则电讯标题瞥了一眼，便顺手把这条无聊的东西递给刘司令员；另一则电讯是说黄河水利专家云集郑州开会，讨论“黄河归故”一举势在必行……

“真是无聊之至，”司令员看了看电讯，把它掷向茶几。他笑着问邓政委：“我们这是第几次了？”自从解放军转入外

线作战，刘邓离开晋冀鲁豫解放区首府——邯郸，国民党和“中央社”一再造谣：一会儿说刘邓作战负伤；一会儿说他们身亡，这次又说被炸死……

“中央社就是造谣社嘛！”邓政委指着第二份电讯说：“瞧，这一份……什么水利专家，我看他是水战专家，什么学者，我看就是蒋介石他自己！‘黄河归故，势在必行’，是敌人放出迷惑公众舆论的探测气球！”

邓小平政委的真知灼见，精辟分析，看敌人真是入木三分，一语戳破对方的阴谋。只见他两眼炯炯放光，倏然停止踱步，说出自己的打算：“这仗，我们不在黄河边上打了！准备提前行动，全军直进大别山！”

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由刘邓率军渡河，实施中央突破，揭开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序幕。军委原定，要刘邓大军在黄河边多打几仗，因为越多歼灭几旅敌人，进军路上包袱越轻，并要求刘邓大军取得消灭敌 9 个旅的伟大胜利后，要多休整几天，至于何时动身南征，一切由刘邓自行决定。此时，邓政委满脸果断坚定的神色，他声音铿锵，急人民之所急：“为了冀鲁豫边区 3000 万同胞，为了人民不遭洪水之害，这几仗不打了，我们提前行动！”

但此举谈何容易，全军渡过黄河，连战皆捷，一天也没有休息，再提前进行这样大的战略行动，究竟行不行？

“为 3000 万人民利益，为全军安危！”刘司令员语重心长地说：“你我不谋而合，走！”

刘邓一声令下，向大别山挺进开始了。全军跨陇海、越黄泛，过汝河、渡淮水，开始了千里跃进。黄泛区茫茫泥淖，是没有人烟的地方，南京智囊团断定大军根本渡不过黄泛区

.....

大军穿越黄泛区

正如蒋介石亲自给刘汝明下命令所讲的那样：无毒不丈夫，他这一手可真够毒的。连一向镇定若恒的刘伯承也沉不住气了，亲自驱车到黄河边观察水势，并指挥部队日夜加堵黄河大堤。

邓小平坐在指挥室里，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心里还是咚咚直跳。

大雨下个不停，刘伯承终于感到光靠加堵黄河大堤不是个办法，又连夜冒雨赶了回来，邓小平听他简单地介绍了情况，知道白天蒋军飞机炸开的一个缺口被堵了起来，不由得松了一口气道：

“龟儿子蒋介石来这一手儿，真是人天共愤，我们一定要通过新华社来揭露他的反动嘴脸！”

“那你就赶快写个稿子罢，让全国人民都知道蒋介石是个什么东西。如果全国的民众都起来反对，他就要考虑考虑后果了。相信他也懂得‘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道理。”

李达道：“我觉得稿子要写，部队也要准备行动，尽快转移到安全地带。”

邓小平：“要想安全，只有过黄河，蒋介石要的就是我们如此，那办不到，开弓没有回头箭。”

刘伯承想了想道：“我们可以以十一纵和地方武装在黄河

各渡口佯动，造成我军准备北渡的假象，使蒋介石上一个大当。”

邓小平道：“如有必要，让他们真的过黄河也不要紧，反正我们没有计划要他们南下。”

刘伯承：“我看就这样。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纵队及随军地方干部，立即结束休整，作好南下的准备，邓政委的意见呢？”

邓小平猛地丢下烟蒂：“与其在这里担惊受怕，不如说走就走。犹豫不决乃是兵家之大忌！”

8月7日夜，刘邓先斩后奏，未等中央的回电就率领大军出发了。第一纵队并中原独立旅为右路，第三纵队为左路，第二、第六纵队掩护中原局与野战军直属队为中路，三路大军，向着大别山衔枚疾进。

8月9日，毛泽东复电刘邓：

“决定完全正确。”

当晚，毛泽东接到二局报告：敌山东战场调来的整编第五、第八十四、第八十五、第五十七、第七、第四十八等8个整编师兵力分别由菏泽、袁口、嘉祥、洛宁等地向刘邓大军合围。他的心又悬了起来，躺上床怎么也睡不着。次日，他致电刘邓：

“情况紧急不及请示时，一切由你们机动处理。”

11日，刘邓大军从民权至商邱间和虞城地区越过了陇海路。蒋介石闻报大吃一惊，怒气冲冲地打电话质问顾祝同：

“你们不是报告说共匪已经北渡黄河了吗？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顾祝同答：“共军北渡黄河确有其事。而且为数不少。依

卑职判断：南下陇海路的匪部，可能是因北渡不成而南窜。”

蒋介石搁下电话，心里想：空军报告说，炸沉了刘伯承的一百多条船，看来刘伯承的十几万大军要想在短时间内全部渡河，确实不大可能，加之连续作战逾月，短期内也难以再战，只好往南逃窜了。随即，他便命令：以整编第四十六师一部自蚌埠西进太和，结合地方团队至沙河布防；以罗广文集团、张淦集团共 12 个旅为第一梯队，王敬久集团 8 个旅为第二梯队跟踪追击刘邓；另以 4 个旅位于平汉路许昌、漯河等地，以 2 个整编师及 1 个交警总队布防于柘城、鹿邑地区，相机侧击。

“一定要把刘伯承匪部围歼于黄泛区内！”

8 月 15 日，刘邓大军到了黄泛区的边缘。豫皖苏军区派来的向导说，黄泛区宽达 20 公里，遍地淤泥，积水没膝，深处及脐，没有道路，没有人烟，行军、食宿均十分困难。各部停住了脚步。刘伯承赶到前面，举起望远镜一看，果然灰茫茫的一望无际。

怎么办？

走！

在 16 日召开的各纵队首长会议上，邓小平最后说：

“慈不掌兵！部分人的饥渴和疲劳，换取大多数人的温饱和安全，此时此地的困难和危险，换取今后和全国的胜利和幸福。我们要学会算大帐。”

8 月 17 日夜，刘伯承、邓小平扔掉了吉普车，各纵队的首长把自己的战马交给了炮兵，大家手挽着手，踏进了没膝深的污泥……

刘伯承的鞋子掉了，脚割出了血；

邓小平陷进污泥，弄得卫士们手忙脚乱，反而呛了几口污水。

炮兵们忍痛丢掉了自己的心肝宝贝——美制榴弹炮。

这一夜，刘邓大军以惊人的毅力，战胜了重重困难，胜利通过黄泛区。

18日，大军直趋沙河。蚌埠的第四十六师还没有赶到，地方团队望风而逃。

蒋介石接到空军的报告，差点晕了过去。宋美龄赶忙把他扶住，不识时务地问道：

“你不是说，刘伯承已经不堪一击了吗？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蒋介石的嘴唇抖了抖，好半天才蹦出一句：

“我被刘瞎子骗啦。”

说完，他甩手出了官邸。

蒋介石决不是一个轻易服输的人。

在沙河南岸休息了一天，掩埋和炸毁了所有的重炮和车辆，刘邓大军又向南疾进了。

8月23日，第六纵队进抵淮河，第二、第三纵队也渡过了汝河，分路继续前进。当刘邓率领中原局、野战军直属队和第六队到达汝河北岸时，敌整第八十五师在蒋介石“杀头”令的督促下，已先一步赶到汝河南岸，占领了汝南埠等渡口，堵住了刘邓的去路。

前有强敌，后有追兵，情况万分危急。

大白天，六纵十八旅的勇士们利用仅能找到的几口木船，冒着天空敌机的轰炸和对岸强敌的密集扫射，在湍急的汝河上架起了一条通往胜利的浮桥。

敌人从东西南三面，疯狂地向十八旅所控制的唯一桥头堡大雷庄反扑。旅长肖永银提着手枪在电话里对纵队首长说：

“十八旅就算全打光了，也一定要把这个命根子守住！”

说完，电话线就被敌人的炮火炸断了。

入夜，敌人为了防止大部队夜间渡河，在从油房店到汝南埠连绵几十里的河岸边放起了大火，前线指挥所的首长们闹不清敌人到底来了多少，一张张脸变得铁青，正在焦急万分的时候，刘邓和李达赶到了。

邓小平好象根本没有听见身旁敌人炮弹的爆炸声，从容不迫地叫李达向大家介绍了敌情，然后说：

“敌人是想拖住我野战军的主力，在汝河一带决战，打乱我进军大别山的战略计划。现在除了坚决打过去之外，没有别的出路。今天过不去汝河，后边的敌人明天就赶到了。过不去就得分散打游击，或者转回去。这就是说，我们完不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战略任务。在紧急的关头，正是考验我们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的时候。我们要不惜一切牺牲，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打过去！”

站在一旁沉思的刘伯承提高了嗓子接着说：“狭路相逢勇者胜，你们明白吗？从现在起，不管白天黑夜，不管敌人的飞机大炮，我们要以进攻的手段对付进攻的敌人，从这里杀出一条血路冲过去，到了大别山就是胜利。”

最后，刘邓又对接防大雷庄桥头堡的十六旅旅长尤太忠作了许多具体的指示，并强调说：

“你们一定要坚持到晚上，等大军全部过河后才能南撤。”

尤太忠为了让刘邓尽快离开危险之地，无论他们说什么，都回答一个“是”字。